

小學類著作校疏（五則）

蕭 旭

（江蘇）常州大學

摘要

小學類著作指字書、韻書。（一）《方言》、《廣雅》「鉅規」訓裁製，是「眡規」轉語，取義於衰視。（二）《說文》「紉，絳也」，「絳」是「縫」形誤，「紉」是「綴」轉語。（三）《說文》「礪，石聲」，「礪」字不誤，「礪」是「隆」轉語，指大聲。（四）《唐韻》「稻稭」當作「稻稷」，是「偪側」、「逼側」轉語，逼迫貌。（五）《玉篇》「𠂔」當正作「𠂔」，從干得聲。

關鍵詞：《方言》、《說文》、《唐韻》、《玉篇》、校疏

Five Emendations of Classic of Hermeneutics

Xiao Xu

(Jiangsu) Changzhou University

Abstract

The classic of hermeneutics in this paper means lexicon and rhythmic dictionary. (1) *Pigui* (鉞規) is explicated as tailor for being *mogui* (眠覘)'s transferred words in both *Fangyan* (《方言》) and *Guangya* (《廣雅》). This sense comes from sight. (2) *Chu* (紕) is explicated as *Jiang* (絳) which meaning is dark red in *Shuowenjiezi* (《說文解字》). In fact, *Jiang* (絳) is a writing mistake because of the similar formation between *Jiang* (絳) and *Feng* (縫). And *Chu*, in this case, is *Zhuo* (綴)'s transferred word. (3) *Lang* (硯) means the sound of rock in *Shuowen*. After ordering thoughts, we find *lang* has no mistake. Instead, it's the transferred word of *Long* (隆), which explanation is loud. (4) *Pize* (稭稭) in *Tangyun* (《唐韻》) should be *Piji* (稭稭), transferring from *Bice* (偪側 or 逼側) which means forcing. (5) *Jian* (𠂔) in *Yupian* (《玉篇》) should be *Jian* (𠂔). This character's pronunciation comes from *Gan* (干).

Keyword: *Fangyan, Shuowenjiezi, Tangyun, Yupian, collation*

一 《方言》「鉞攬」疏證

（一）《方言》卷二：「鉞攬，裁也，梁、益之間裁木為器曰鉞，裂帛為衣曰攬。鉞又斲也，晉、趙之間謂之鉞鉞。」關於「鉞攬」，治《方言》者說云：

- 1 郭璞於「鉞又斲也」下注云：皆析破之名也。
- 2 戴震曰：「案《漢書·藝文志》：『則苟鉤鉞析亂而已。』」顏師古注云：「鉞，破也。」左思《蜀都賦》「鉞攬兼呈」，劉逵注云：「揚雄《方言》：『鉞攬，裁也，梁、益之間裁木為器曰鉞，裂帛為衣曰攬。』」《廣韻》引《方言》：「梁、益間裂帛為衣曰攬。」《廣雅》：「鉞攬，裁也。」義本此。¹
- 3 盧文弨曰：鉞鉞，疑衍一「鉞」字。²
- 4 盧文弨又曰：「鉞攬」二字左思《蜀都賦》、謝靈運《山居賦》皆用之。³

（二）《廣雅》：「鉞、裂、攬，裁也。」P.2011王仁昉《刊謬補缺切韻》：「攬，裁。」又「鉞，裁木為器。」《玄應音義》卷一四：「跟劈：古文鉞、脈二形，同。音匹狄反，破也，關中行此音。《說文》音隱，披厄反，江南通行此音也。」《玉篇》：「鉞，裁名也。」又「攬，裁也。」說者云：

- 1 王念孫曰：鉞之言劈，攬之言割也。《漢書·藝文志》「『鉤鉞析亂』，顏師古注云：『鉞，破也。』」左思《蜀都賦》云：『鉞攬兼呈。』謝靈運《山居賦》云：『鉞攬之端。』⁴
- 2 錢大昭曰：鉞者，木之裁也，《方言》文：「梁、益之間裁木為器曰鉞，鉞又斲也，晉、趙之間謂之鉞。」《漢書·藝文志》：「則苟鉤鉞析亂而已。」顏師古注：「鉞，破也。」案《玉篇》：「鉞，裁名也。」攬者，木之裁也，《方言》文：「梁、益之間裂帛為衣曰攬。」左思《蜀都賦》：「鉞攬兼呈。」⁵
- 3 胡吉宣曰：「鉞」從辰得聲義。辰，水分流也，蓋破分分離也。⁶
- 4 胡吉宣又曰：王念孫云云。本書《金部》：「鉞，裁名也。」本書無「振」，

¹ 戴震：《方言疏證》收入《戴震全集（5）》（北京：清華大學出版社，1997年），卷2，頁2328。

² 盧文弨：《重校〈方言〉》，抱經堂本，收入《叢書集成初編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5年影印），第1180冊，頁29。

³ 盧文弨：《〈方言〉校正補遺》，抱經堂本，收入《叢書集成初編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5年影印），第1180冊，頁1。

⁴ 王念孫：《廣雅疏證》，收入徐復主編：《廣雅詁林》（南京：江蘇古籍出版社，1992年），頁139。

⁵ 錢大昭：《廣雅疏義》，收入徐復主編：《廣雅詁林》（南京：江蘇古籍出版社，1992年），頁139。

⁶ 胡吉宣：《玉篇校釋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9年），頁3342。

振之言辰分，攬之言規度。裂帛、裁衣，必有規則也。⁷

(三)《廣雅》又云：「抓(振)、裁、劈，裂也。」說者云：

- 1 王念孫曰：「振」各本訛作「抓」。《淮南子·主術訓》云：「人莫振玉石而振瓜瓠。」《集韻》、《類篇》並引《廣雅》「振，裂也」，今據以訂正。振之言劈也。《方言》、《漢書·藝文志》云云，義與「振」同。⁸
- 2 錢大昭曰：振者，字當為「脈」。《集韻》：「脈，分也。」或作「劈」。舊本「振」誤從瓜，今訂正。⁹

(四)「抓」當是「鉞」俗字。《說文新附》：「鉞，裂也。」王玉樹從〔明〕趙宦光《說文長箋》說，調字當從爪，不從辰。¹⁰鈕樹玉據《玄應音義》調字當從辰作「鉞」，又云「通作劈，亦作擘」。¹¹鄭知同謂「鉞」字當從爪作「鉞」，同「劈」，云：「鈕氏乃以『鉞』為『鉞』之譌，不知字應從爪會意，不從辰聲。」¹²鈕樹玉說字當從辰作「鉞」，是也，趙宦光、鄭知同說誤。

各家說「鉞(抓)」的語源，有三說，王念孫說是「劈」，錢大昭說是或「脈」，胡吉宣說是「辰」。「攬」的語源，有二說，王念孫說是「刳」，胡吉宣說是「規」。

考《說文》：「辰，水之衰流別也。」又「派，別水也。」二字音義全同，當是正、俗字。《說文》：「𩚑，血理分衰行體者。脈，𩚑或從肉。」又「視，衰視也。」又「眡，目財(邪)視也。」¹³「視」、「眡」二字音義並同。鳥邪視之專字從鳥作鷖、鷖、鷖，《集韻·錫韻》：「鷖，鳥驚視。」又《麥韻》：「鷖，鳥驚視。」馬驚視之專字從馬作驪，蔣斧印本《唐韻殘卷》：「驪，馬多惡。」S.617《俗務要名林·雜畜部》、裴務齊《正字本刊謬補缺切韻》、《玉篇》、《廣韻》同。P.2011王仁昫《刊謬補缺切韻》：「驪，馬多驚。」《集韻》：「驪，馬驚視。」水之衰流為辰(派)，血之衰流為𩚑(脈)，目之衰視為視(眡)、鷖(鷖、鷖)、驪，其義一也。《方言》「鉞」的語源當是「辰」，亦取衰分為義，胡吉宣說是也。「攬」的語源舊說皆誤，當是

⁷ 胡吉宣：《玉篇校釋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9年），頁1246。

⁸ 王念孫：《廣雅疏證》，收入徐復主編《廣雅詁林》（南京：江蘇古籍出版社，1992年），頁124。

⁹ 錢大昭：《廣雅疏義》，收入徐復主編《廣雅詁林》（南京：江蘇古籍出版社，1992年），頁125。

¹⁰ 王玉樹：《說文拈字》，卷5，收入《四庫未收書輯刊》（北京：北京出版社，1997年影印），第9輯，頁2冊，頁192。

¹¹ 鈕樹玉：《說文新附考》，卷6，收入《續修四庫全書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2年），第213冊，頁154。

¹² 鄭珍：《說文新附考》，卷6，收入《續修四庫全書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2年），第223冊，頁337。

¹³ 《廣韻》引《說文》「財」作「邪」。

「窺（闕）」，衰視也。鉞之言覲（眡），¹⁴規之言窺（闕）也。窺（闕）俗亦作覲。《廣雅》：「覲覲，視也。」又音轉作眡，《淮南子·原道篇》：「今人之所以眡然能視，眡然能聽。」「鉞規」為裁製、斲破之義，取義於視。木工裁木為器，固以瞄準為要事。

- 1 《漢書·東方朔傳》：「又有足，跂跂脈脈，善緣壁，是非守宮即蜥蜴。」顏師古注：「跂跂，行貌也。脈脈，視貌也。」顏後說是，前說誤。《漢書》此例，王念孫引以證《廣雅》「赳赳，行也」，¹⁵段玉裁、王筠、桂馥、朱駿聲引以證《說文》「跂，行也」，¹⁶錢繹引以證《方言》卷一「跂，登也」，¹⁷亦皆誤。「跂跂」當讀作「窺窺」、「闕闕」，小視貌，竊視貌。《說文》：「𦣻，讀若規。」馬王堆帛書《十六經·姓爭》：「規僥（螻）畢爭。」又《道原》：「規行僥（螻）重（動）。」整理者讀規為跂。¹⁸《隸釋》卷八漢《冀州從事張表碑》：「𦣻渠未合。」「𦣻」與「𦣻」同，讀為規。¹⁹皆讀跂為窺之證。「闕闕」亦作「規規」、「覲覲」。
- 2 《莊子·秋水》：「適適然驚，規規然自失也。」《釋文》：「適適、規規，皆驚視自失貌。」成玄英疏：「適適，驚怖之容。規規，自失之貌。」
- 3 《荀子·非十二子》：「狄狄然，莫莫然，覲覲然。」楊倞註：「莫，讀為貊。貊，靜也，不言之貌。覲覲，未詳。或曰：『覲』與『規』同。規規，小見之貌。」楊氏或說「覲覲」即「規規」，是也，讀莫為貊則誤。
- 4 《潛夫論·斷訟》：「小人不恥不仁，不畏不義，脉脉規規，常懷紆唯。」汪繼培引《漢書》、《莊》、《荀》，又曰：「『莫莫』與『脉脉』聲亦相近。」²⁰汪說是。
- 5 《廣雅》：「窺、覲、眡、覲、覲，視也。」王念孫曰：「覲者，《廣韻》：『覲，

¹⁴ 四部叢刊本《越絕書·越絕外傳記寶劍》「觀其鉞，爛〔爛〕如列星之行」，鉞之言脈也，指劍之紋理。《書鈔》卷122、《初學記》卷22、《類聚》卷60、《事類賦注》卷13、《玉海》卷151引《吳越春秋》作「觀其文」，以同義易其字也。別本誤作「鉞」、「鉞」、「鉞」。余舊說謂當作「鉞」，讀為鉞，非是。此「鉞」與《方言》之「鉞」是同形異字。蕭旭：〈越絕書校補（續）〉，收入《群書校補（續）》（新北市：花木蘭文化出版社，2014年），頁1157。

¹⁵ 王念孫：《廣雅疏證》，收入徐復主編《廣雅詁林》（南京：江蘇古籍出版社，1992年），頁467。

¹⁶ 段玉裁：《說文解字注》，王筠：《說文解字句讀》，桂馥：《說文解字義證》，朱駿聲：《說文通訓定聲》，並收入丁福保：《說文解字詁林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8年），頁12964。

¹⁷ 錢繹：《方言箋疏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4年），卷1，頁103-104。

¹⁸ 國家文物局古文獻研究室編：《馬王堆漢墓帛書〔壹〕》（北京：文物出版社，1980年），頁69、87。

¹⁹ 參見顧藹吉：《隸辨》（北京：中國書店，1982年影印康熙57年玉淵堂刻），卷1，頁43。朱駿聲：《說文通訓定聲》（武漢：武漢市古籍書店，1983年），頁511。

²⁰ 汪繼培、彭鐸：《潛夫論箋校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5年），卷5，頁227。汪氏說「唯」當作「詐」，則不足信。余謂「姦唯」是「姦詭」或「姦偽」聲誤。

邪視也。』『眊』與下『覩』字同。《爾雅》：『覩，相也。』《說文》：『眊，目財視也。』『覩，衰視也。籀文作覩。』……重言之則曰『眊眊』，義見《釋訓》。『眊』與『窺』聲義相近也。」²¹「覩」、「莫」亦是雙聲轉語，《集韻》：「瞶、眊，目不明，或從毛。」是其比。

「狄狄」即「適適」，《莊》、《荀》可以互證。《漢書》「跂跂脈脈」即《荀子》「莫莫眊眊」、《潛夫論》「脉脉規規」也，亦即《廣雅》「眊眊」或「覩眊」重文。「脈脈」同「覩覩」、「眊眊」，目邪視貌。《方言》「鉞規」亦即「跂脈」、「莫眊」、「脈規」、「覩眊」也。

- (五)「蜥蜴」別名「蝮蝮」。「蝮」即「蜥」音轉，蝮之言賜，《說文》：「賜，目疾視也。」蝮之言眊（覩），「蝮蝮」狀其蟲爬行時邪視貌，因以為名，故東方朔狀之曰「跂跂脈脈」。

二 《說文》「紉，絳也」校疏

(一)《說文》：「紉，絳也。」諸家說云：

- 1 段玉裁曰：此「紉」之本義，而廢不行矣。《韻會》「絳」作「縫」，非也。
- 2 桂馥曰：絳也者，《集韻》引作「縫」。《類篇》：「縫謂之紉。」《玉篇》：「紉，紕也。」《廣韻》：「紉，縫也。」《史記·趙世家》：「卻冠紉紉。」徐廣曰：「《戰國策》作『紉縫』，紉亦縫紕之別名也。古字多假借故作『紉紉』耳。此蓋言其女工箴縷之粗拙也。」馥案：「紉」即「鉞」，謂鉞也。「紉」字不當次於此，因「縫」誤為「絳」，後人移就「纁」、「絳」二文之間。
- 3 王筠曰：「縫也」依《集韻》引改。《玉篇》：「紉，紕也。」《廣韻》：「紉，縫也。」《史記·趙世家》徐廣注云云。桂氏曰：「紉即鉞，謂鉞也。」
- 4 朱駿聲曰：《史記·趙世家》「卻冠紉紉」，徐廣則謂借為「鉞紕」。
- 5 鈕樹玉曰：《韻會》引作「縫也」，又引《史·趙世家》「紉紉」，徐廣曰：「縫紉亦縫紕之別名」，非。《玉篇》注：「絳也，紕也。」是「紉」兼有縫義。
- 6 錢大昕曰：「紉」即「紉」字，一音之轉，方俗異語，乃製殊文。「紉」轉為「紉」者，若「屈」轉為「周」為「朱」，「錡」轉為「鉞」為「銖」，「拙」轉為「朱」，「誅」、「殊」轉為「黜」，或製字，或不製字，其實一也。²²

²¹ 王念孫：《廣雅疏證》，收入徐復主編：《廣雅詁林》（南京：江蘇古籍出版社，1992年），頁81。

²² 段玉裁：《說文解字注》，桂馥：《說文解字義證》，王筠：《說文解字句讀》，朱駿聲：《說文通訓定聲》，鈕樹玉：《說文解字校錄》，錢大昕：《說文答問》，並收入丁福保：《說文解字詁林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

- 7 朱珔曰：段說云云。案《玉篇》：「紕，紕也。」《史·趙世家》徐廣注云云。據此當以「紕」為「紕」之假借，音相近，非借「縫」矣。²³
 - 8 章太炎曰：周聲、出聲相通也，朱、出亦通。《說文》：「紕，絳也。紕，絳也。」此一音之轉。朱、殺亦通，《釋名》曰：「櫛儒，猶侏儒。」《方言》「鼃螯」郭璞曰：「江東呼蝦螯是也。」今北方殺聲、出聲之字多呼近朱聲，蓋有由也。²⁴
 - 9 章太炎又曰：「紕」與「紕」一聲之轉，猶「黜」與「誅」一聲之轉，「櫛」與「侏儒」之「侏」聲誼近。²⁵
 - 10 黃侃曰：「紕」同「紕」、「紕」。又曰：「紕」同「紕」，同「紕」。又曰：「紕」同「紕」，亦同「紕」。²⁶
 - 11 馬敘倫曰：鈕樹玉曰：「《韻會》引作『縫也』。」王筠云云。章炳麟曰：「紕、紕一聲之轉。」倫按章說為長。「紕」為「紕」之轉注字，「絳也」當作「紕也」。「紕」訓紕者，借為「紕」字。《玉篇》引《倉頡》：「紕也。」²⁷
 - 12 張舜徽曰：絳色謂之紕，猶火光謂之炷耳。凡訓紕為縫者，乃借「紕」為「綴」也。桂馥謂此篆說解「絳」當為「縫」，非是。²⁸
- (二) 古書「紕」字無絳義，段說「本義廢不行」，非也。錢大昕、章太炎、黃侃、馬敘倫謂「紕」是「紕」借字，雖於古音有據，然於文獻無徵。桂馥、王筠依《集韻》引改「絳」作「縫」，是也。「縫」俗作「絳」（見《集韻》），因形近而誤作「絳」字。²⁹《玉篇殘卷》：「紕，《史記》：『卻冠鉢（鉢）紕。』徐廣曰：『紕，絳也。紕之別名也。』《蒼頡篇》：『紕也。』」宋本《玉篇》約其文作：「紕，絳也，紕也。」其釋文「絳也」是徐廣語，而非引《說文》。《殘卷》「絳」原字形作「紕」，確是「絳」字，胡吉宣引作「縫」，與原卷不合。《殘卷》徐廣語「絳也」必是「縫也」形訛。胡吉宣曰：「引《史記》為《趙世家》文。徐廣曰：『《戰國策》作「紕縫」，紕亦縫紕之別名也。紕者，綦鍼也，古字多假借，故作「紕紕」耳。此蓋言其女功鍼縷之麗拙也。』

1988年），頁12656-12657。

²³ 朱珔：《說文假借義證》，收入丁福保：《說文解字詁林補遺》，頁17906。

²⁴ 章太炎：《新方言》，收入《章太炎全集（7）》（上海：上海人民出版社，1999年），卷2，頁53。

²⁵ 王寧整理：《章太炎說文解字授課筆記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10年），頁543。

²⁶ 黃侃：《說文同文》，收入《說文箋識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06年），頁69、93。

²⁷ 馬敘倫：《說文解字六書疏證》（上海：上海書店出版社，1985年），卷25，本卷頁35。

²⁸ 張舜徽：《說文解字約注》（武漢：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，2009年），頁3196。

²⁹ 《玉篇殘卷》「絳」字條引《說文》「大赤縵也」，「縵」字條引《說文》「惡色縵也」，「縵」字條引鄭玄注《儀禮》「縵，淺縵也」，「縵」都是「縵」形訛。「紕」、「紕」相混例另外參見曾良：《俗字及古籍文字通例研究》（江西：百花洲文藝出版社，2006年），頁111。

二徐《說文》：「紉，絳也。」《集韻》引作「縫也」。《廣韻》：「紉，縫也。」當本《說文》。二徐本譌作「絳」。本書今本又依二徐誤本改。《廣雅》：「絳，會也。」「絳」亦為「縫」譌。《慧琳音義》卷八八引《廣雅》：「紉，縫也。」今本「縫也」條逸「紉」字。³⁰蔣斧印本《唐韻殘卷》：「紉，縫。」《集韻》：「紉，縫也。」又「紉，縫謂之紉。」皆當本於《說文》。「紉」之訓縫，張舜徽說是「綴」借字，是也，古音從出從殳相通。³¹字本作「殳」，分化作「綴」。《說文》：「殳，綴聯也。象形。」又「綴，合箸也。」《廣雅》：「綴，連也。」《廣韻》：「綴，連補也。」字亦作「綴」，《廣韻》：「綴，補綴破衣。」「補綴」即「補綴」。《集韻》：「綴，補也。」《趙世家》「紉紉」，「紉」即「紉」，亦與「紉」聲轉，³²而所指不同。徐廣解作「羸拙」，方以智從其說云「紉紉，羸縫也」，³³非是。

三 《說文》「礪，石聲」疏證

(一)《說文》：「礪，石聲。從石，良聲。」諸家說云：

- 1 徐鍇曰：相如《上林賦》（引者按：當作《子虛賦》）：「礪石相擊，礪礪礪礪。」勒當反。
- 2 段玉裁改「礪」作「礪」，曰：「此篆各本作『礪』，從石，良聲。魯當切。今正。按今《子虛賦》：『礪石相擊，礪礪礪礪。』《史記》、《文選》皆同，《漢書》且作『琅』。以音求義，則當為『礪礪』，而決非『礪礪』。何以明之？此賦……謂水波大至動搖山石，石聲礪天。礪礪者，石旋運之聲也。礪礪者，石相觸大聲也。」「礪」《篇》、《韻》音諧眼切，古音讀如痕，可以貌石旋運大聲，而「礪礪」字只可貌清朗小聲，非其狀也。音不足以貌義，則斷知其字之誤矣……漢《桂陽太守周憬碑》：「弼水之邪性，順導其經脉。斷礪濫之電波，弱陽侯之汹涌。」此用《子虛賦》也，而「礪」作「礪」，可證予說之不繆。《釋名》曰：「雷，礪也。如轉物有所礪雷之聲也。」最為明證。左思《吳都賦》：「菴攬雷礪，崩巒弛岑。」「雷」即子虛「礪石」

³⁰ 胡吉宣：《玉篇校釋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9年），頁5335-5336。

³¹ 參見蕭旭〈《說文》疏證（二則）〉，《中國文字》二〇一九年冬季號（總第二期）（臺北：萬卷樓圖書公司，2019年12月），頁91-92。

³² 《文子·道原》「好憎成形，而智出於外」，一本「出」作「怵」。蔣斧印本《唐韻殘卷》「怵」、「越」與「黜」、「焮」同音丑律反。「焮」、「鬱屈」音轉作「鬱術」或「鬱述」。「越」、「越」同訓走貌，當是異體字。

³³ 方以智：《通雅》，卷36，收入《方以智全書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8年），第1冊，頁1113。

之礪，「礪礪」亦用《子虛賦》字也。而俗本譌作「礪」，李善不能正，且曰「音郎」。於是韓愈本之，有「乾坤擺雷礪」之句，蓋積譌之莫悟也久矣。至於許書之本有此篆，可以《字林》證之。《周禮·典同》《釋文》曰：「《字林》礪音限，云石聲。」此必本諸《說文》，《說文》必本《子虛賦》也。至於許書本無「礪」字。以礪從良聲，當訓為清澈之聲，非石聲。《思玄賦》「伐河鼓之磅礪」，古作「旁琅」，未可知也。《周禮·典同》「高聲礪」，注曰：「故書『礪』為『礪』，杜子春讀『礪』為『鏗鎗』之鏗。」「礪」字見於經典者惟此。

- 3 江沅亦改「礪」作「礪」，曰：礪，此字訓石聲，即《子虛賦》之「礪礪礪礪」也。今《子虛賦》及《說文》皆譌作「礪」。
- 4 桂馥曰：讀為鏗，則「礪礪」雙聲。「礪」《說文》作「礪」，「石聲也」。
- 5 桂馥又曰：石聲也者，《韻會》引徐鍇本作「礪礪，石聲」。《廣雅》：「礪，聲也。」《玉篇》：「礪礪，石聲。」《史記·司馬相如傳》：「礪石相擊，礪礪礪礪，若雷霆之聲。」
- 6 王筠曰：段氏改「礪」為「礪」，非也。《玉篇》「礪」、「礪」相次，其先後各字，與《說文》大略相同。而「礪」在後增字中。其「礪」下云「礪礪，石聲」，「礪」下云「礪礪也」，是今本《說文》捩誤。
- 7 朱駿聲曰：《廣雅·釋詁四》：「礪，聲也。」《釋訓》：「礪礪，堅也。」《子虛賦》「礪礪礪礪」，亦重言形況字。《思元（玄）賦》「伐河鼓之磅礪」，亦疊韻連語。《吳都賦》「菴攬雷礪」，亦雙聲連語。《釋名》：「雷，礪也，如轉物有所雷礪之聲也。」今本誤作「礪」，不知劉書皆以聲訓，「雷」、「礪」一聲之轉。若「雷」、「礪」聲隔，萬不能為訓也。段玉裁欲改《說文》之「礪」從良，以當《周禮·典同》故書「高聲礪」之礪，非是。《典同》「礪」即許書之「琅」字，故書作「礪」。
- 8 鈕樹玉曰：《韻會》引作「礪礪，石聲」。《玉篇》：「力唐切，礪礪，石聲，又力蕩切。」《廣韻》訓同，止收平聲。
- 9 鈕樹玉又曰：《隸釋·周憬碑》「礪」乃傳刻誤字，《隸辨》載此碑作「礪」。《吳都賦》有「雷礪」，則今本《釋名》亦譌。《廣雅·釋詁》「礪、礪」當本《子虛賦》，曹音「力當、力蕩二反」，《釋訓》「礪礪」亦同。其非從良明矣。
- 10 徐承慶曰：《子虛賦》「礪礪礪礪」，《史記》、《文選》皆作「礪」。《吳都賦》作「雷礪」，《思元（玄）賦》作「磅礪」，皆「礪」字之明文，而段氏僞《史

記》、《文選》皆誤，又謂李善不能正，復設疑詞曰「古作『旁琅』，未可知」。《釋名》「雷，礪也」，並不作「礪」，《太平御覽》「音郎」，乃改作「礪」而以為明證。並斥昌黎詩用「雷礪」為「積譌莫悟」。一概抹倒以就已說。至《字林》有「礪」字，不可以證《說文》本有此篆。《子虛賦》作「礪」，乃段氏自以意說，豈可以誣《說文》為本《子虛賦》作「礪」？《玉篇》「礪，力唐切，礪礪（引者按：原書作「礪」），石聲」，其字次第與許書同；「礪，諧眼切，石聲」，廁「礪」、「礪」之間，皆許書所無之字。《廣韻·十一唐》「礪」下云「礪礪（引者按：原書作「礪」），石聲」，《廿六產》「礪，石聲」，「礪」、「礪」同訓石聲，而「礪」云「礪礪」，本《子虛賦》；而「礪」下不引「礪礪」也。《周憬碑》乃隸書，不可據以改篆……《漢書》字作「琅」，乃「琅」、「礪」通用，音同形近，可信其必非「礪」也……乃段氏武斷。

- 11 徐灝曰：鈕氏樹玉曰：「《隸釋·周憬碑》云云。」灝按：《玉篇》云：「礪，力唐切，礪礪，石聲。又力蕩切。」此《子虛賦》所謂「礪礪礪礪」是也；又云「礪，諧眼切，石聲也」，此《周禮·典同》故書作「高聲礪」也。《廣韻》亦曰：「礪礪，石聲，魯當切。礪，石聲，胡簡切。」足以互證。似從鈕說為長。³⁴
- 12 朱珔曰：他本作「礪」，此從段改。³⁵
- 13 馬敘倫曰：倫謂蓋本有「礪」、「礪」二字，今挽「礪」耳……「礪」為石聲，猶「瑯」為玉聲矣，字蓋出《字林》。³⁶
- 14 羅君惕曰：《玉篇》：「礪，礪礪，石聲。」《子虛賦》云云。又《後漢書·張衡傳》《思玄賦》「伐河鼓之磅礪」，注：「磅礪，聲也。」字從良者，謂其聲如良字之音也。³⁷
- 15 張舜徽曰：朱駿聲云云，朱說是也。《子虛賦》明云：「礪石相擊，礪礪礪礪。」則「礪」訓石聲，乃石旋轉相擊之聲。³⁸
- 16 蔣冀騁曰：從良聲者多有小義，從良聲者多有高大義。段認為「礪」只能貌清澈小聲，不合語言實際。「礪」既為大聲，依音義關係求之，字當從良，

³⁴ 徐鍇：《說文解字繫傳》，段玉裁：《說文解字注》，江沅：《說文釋例》，桂馥《說文段注鈔案》，桂馥：《說文解字義證》，王筠《說文釋例》，朱駿聲：《說文通訓定聲》，鈕樹玉：《說文解字校錄》，鈕樹玉：《段氏說文注訂》，徐承慶：《說文解字注匡謬》，徐灝：《說文解字注箋》，並收入丁福保：《說文解字詁林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8年），頁9355-9358。

³⁵ 朱珔：《說文假借義證》，收入丁福保：《說文解字詁林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8年），頁17420。

³⁶ 馬敘倫：《說文解字六書疏證》（上海：上海書店出版社，1985年），卷18，本卷頁56。

³⁷ 羅君惕：《說文解字探原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13年），第九下，頁4639-4640。

³⁸ 張舜徽：《說文解字約注》（武漢：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，2009年），卷18，頁2302。

不應從良，段說誤。《玉篇零卷》有「礪」字，云：「力唐、力蕩二反，《說文》：『石聲也。』」此《說文》作「礪」之明證。³⁹

- (二) 段玉裁、江沅改「礪」作「礪」，朱珔從段說，《王力古漢語字典》亦採其說。⁴⁰ 桂馥《鈔案》從段說，《義證》則否。王筠、朱駿聲、鈕樹玉、徐承慶、蔣冀騁明確反對段說；章太炎、劉世昌亦指出段說武斷，但沒有說理由。⁴¹ 徐灝則依違二說，僅云鈕說為長。段氏、江氏改篆絕不可從，清儒只見到《玉篇》、《廣韻》，所反駁的證據還可以補充，以見段玉裁、江沅二氏改篆之專輒，古書無「礪礪」。

- 1 蔣冀騁已經列舉《玉篇殘卷》「礪」字條引《說文》「石聲也」。《廣雅》：「礪，聲也。」《玉篇殘卷》：「礪，《說文》：『石聲也。』一曰礪礪。」⁴² 蔣斧印本《唐韻殘卷·去聲》：「礪，礪礪。」又《入聲》：「礪，石聲。」⁴³ P.2011 王仁昫《刊謬補缺切韻》：「礪，礪礪。」S.2071《切韻箋注》：「礪，礪礪。」裴務齊《正字本刊謬補缺切韻》：「礪，礪礪。」又「礪，礪礪，石聲。」《慧琳音義》卷九六：「礪，朗當反，石聲也。《說文》從石，良聲。」《篆隸萬象名義》：「礪，力唐反，石聲。」皆唐人及唐前人所見《說文》作「礪」字之證。
- 2 《史記·司馬相如傳》〈子虛賦〉：「礪石相擊，礪礪礪礪，若雷霆之聲，聞乎數百里之外。」宋、元各本均作「礪礪礪礪」，⁴⁴ 《文選》、《類聚》卷六六同，《說文繫傳》、《六書故》「礪」字條引作「礪礪礪礪」，《漢書》作「琅琅礪礪」。錢大昭曰：「《楚辭·九思》：『雷霆兮礪礪（引者按：原書作『礪』）。』《說文》：『礪，石聲。礪，石聲。』皆本此。」王先謙、王叔岷從錢說。⁴⁵
- 3 段氏所引《文選·吳都賦》，各本都作「雷礪」，雙聲連語，不誤。又所引《釋名》，《御覽》卷一三引作：「雷者，如轉物有所礪（音郎）雷之聲也。」「礪雷」亦是雙聲連語。又作「礪礪」，P.2011 王仁昫《刊謬補缺切韻》：「礪，

³⁹ 蔣冀騁：《段注改篆評議》（長沙：湖南教育出版社，1993年），頁63。

⁴⁰ 王力等：《王力古漢語字典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00年），頁810。

⁴¹ 王寧整理：《章太炎《說文解字》授課筆記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10年），頁393。劉世昌：〈段注《說文》武斷說舉例〉，《師大月刊》第22期（1935年），頁186。

⁴² 「一曰礪礪」是《玉篇》語，王貴元：《說文解字校箋》誤以為是《玉篇》引《說文》（上海：學林出版社，2002年），頁399。附識於此。

⁴³ 《篆隸萬象名義》：「礪，火聲。」「火」是「大」形譌。呂浩：《篆隸萬象名義校釋》（上海：學林出版社，2007年），頁361。失校，附識於此。

⁴⁴ 余所見《史記》宋、元各本包括：景祐本、黃善夫本、紹興本、乾道本、淳熙本、元代彭刻本。

⁴⁵ 錢大昭：《漢書辨疑》，卷18，收入《叢書集成初編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5年影印），第164冊，頁312。王先謙：《漢書補注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3年），卷57，頁1167。王叔岷《史記斟證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07年），頁3089。

礧礧，大兒。」

- 4 《類聚》卷七七引後魏·溫子昇《寒陵山寺碑序》：「轟轟隱隱，若轉石之墜高崖；礧礧礧礧，如激水之投深谷。」亦是化用《子虛賦》，字正作「礧礧」。

- 5 《周憬碑》誤作「礧」，不足據，黃丕烈亦失校。⁴⁶

(三) 錢大昭所引《楚辭》王逸《九思·怨上》「雷霆兮礧礧」，王逸自注：「礧礧，雷聲。」《御覽》卷三九四引《東觀漢記》：「門下有擊馬著鼓者，馬驚礧（音郎）礧（音搯）。」此「礧礧」是鼓聲。「礧礧」字皆出《子虛賦》，狀雷、鼓之聲，自是大聲，而非清朗小聲。《文選·嘯賦》：「眾聲繁奏，若箏若簫。礧礧震隱，訇礧啾嘈。」此例「礧」、「礧」分言。「礧」字西漢之前的文獻未見，當是司馬相如據其方音自造的俗字。「礧礧」狀大聲，當是「隆隆」聲轉，羅君惕說「字從良者，謂其聲如良字之音」，未能探本。《文選·長笛賦》：「豐琅磊落，駢田磅唐。」李善注二句云：「眾聲宏大四布之貌。」《類聚》卷四四引〔晉〕孫綽《琵琶賦》：「伶人鼓焉，景響豐礧。」⁴⁷「豐琅」、「豐礧」都是「豐隆」轉語。大聲曰礧，石聲曰礧（礧），雷聲曰礧，鼓聲曰礧，車聲曰礧，水聲曰礧，皆「隆」俗變之字。古音良、龍相轉，龍、隆音亦相轉，都是來母，韻則東、陽旁轉。《類聚》卷七九引王延壽《夢賦》：「隆隆礧礧，精氣充布。」《古文苑》卷六作「礧礧礧礧」。《書鈔》卷一五二引〔晉〕顧愷之《雷賦》：「礧礧隆隆，閃閃夔夔。」《宋書·五行志》晉成帝末童謠曰：「礧礧何隆隆，駕車入梓宮。」礧（琅）、礧（隆）一聲之轉，「礧礧礧礧」即「礧礧礧礧」、「隆隆礧礧」聲轉，亦足證《子虛賦》「礧」字不誤，故「礧礧」與「礧礧」皆可狀大聲。玉聲之「玲瓏」音轉為「玲琅」，是其比也。《方言》卷一三：「冢，秦晉之間……或謂之琅，或謂之礧。」《廣雅》：「琅、礧，冢也。」王念孫曰：「琅，亦礧也，語之轉耳。」⁴⁸又「郎當」音轉為「籠東」、「龍鍾」、「隴種」等形，⁴⁹「狼戾」音

⁴⁶ 黃丕烈：《隸釋刊誤》，收入《中華漢語工具書庫》（合肥：安徽教育出版社，2002年），第40冊，頁93。

⁴⁷ 《書鈔》卷110、《初學記》卷16引作「孫綽《琵琶賦》」，但《初學記》未引此句，《書鈔》只引「操暢駱驛」。《三國志·魏志·劉劭傳》「陳郡太守任城孫綽」，裴松之注引《文章敘錄》：「該字公達。」《御覽》卷808引孫公達《琵琶賦》。則「諺」是「該」形誤無疑。

⁴⁸ 參見王念孫：《廣雅疏證》，收入徐復主編：《廣雅詁林》（南京：江蘇古籍出版社，1992年），頁778。

⁴⁹ 參見黃生、黃承吉：《字詁義府合按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54年），頁71。郝懿行：《證俗文》，卷6，收入《續修四庫全書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2年），第192冊，頁494。郭在貽：《荀子札記》、《魏晉南北朝史書語詞瑣記》、《唐詩與俗語詞》，並收入《郭在貽文集》，卷3，頁8-9、26、70。蕭旭：《「郎當」考》有詳證，收入開篇編集部：《中國語學研究·開篇》（東京：好文出版，2010年9月），第29卷，頁59-64。

轉為「儻戾」、「儻戾」、「籠戾」、「龍戾」等形⁵⁰，禾病不結實之「郎（稂）」音轉為「穰（穰）」，⁵¹皆是其證。狀清朗小聲的「琅琅」，其語源是「朗朗」，與狀大聲的「琅琅」只是同形詞而已。

- （四）「琅璫」轉語又作「硃璫」，《文選》張衡《思玄賦》：「凌驚雷之硃璫兮，弄狂電之淫裔。」李善注：「硃璫，雷聲也。」《集韻》：「硃，硃璫，雷聲。」又轉作「磅璫」，《文選》張衡《西京賦》：「礚礚激而增響，磅璫象乎天威。」又轉作「軒璫」、「硃璫（璫）」，《文選》張衡《東京賦》：「撞洪鐘，伐靈鼓，旁震八鄙，軒璫隱訇，若疾霆轉雷而激迅風也。」《初學記》卷六梁簡文帝《海賦》：「若夫長風鼓怒，涌浪硃璫。」⁵²《文選》潘岳《藉田賦》：「簫管嘲啞以啾嘈兮，鼓鞀硃隱以硃璫。」

四 《唐韻》「稭稭」校正

- （一）蔣斧印本《唐韻殘卷·入聲》：「稭，稭稭，禾密滿兒。」裴務齊《正字本刊謬補缺切韻·職韻》：「稭，稭稭，禾密滿。」又「稭，阻力反。」S.2071《切韻箋注·職韻》：「稭，稭稭，禾密兒。」又「稭，阻力反。」S.6013《切韻》殘卷：「稭，稭稭，禾密兒。」P.2014《大唐刊謬補闕切韻·職韻》：「稭，〔稭〕稭，禾密滿。」又「稭，阻力反。」又「稭，禾稠稭稭。」《玉篇》：「稭，稭稭，滿貌。」《鉅宋廣韻》：「稭，稭稭，禾密滿。」又「稭，稭稭，阻力切。稭，一本作此。」《集韻》：「稭，稭稭，禾密兒。」又「稭，稭稭，禾密兒。」《類篇》同《集韻》。《鉅宋廣韻》「稭，稭稭」之「稭」有異文，黎氏《古逸叢書》覆元泰定本亦作「稭」，《古逸叢書》覆宋本（南宋寧宗年間杭州翻刻本）、明內府本、張氏澤存堂本、符山堂本、四庫本作「稭」，龍谷大學藏元代至正二十六年南山書院刊本作「稭」。⁵³又《廣韻》「稭，稭稭」，各本同，《附釋文互註禮部韻略》卷五亦同，獨符山堂本、四庫本作「稭，稭稭」，「稭」與字頭不符，明顯是形誤。

⁵⁰ 參見蕭旭：〈漢譯佛經語源例考〉「儻候」條，提交「佛教文獻研究暨第六屆佛經語言學國際學術研討會」論文（南韓：忠州大學，舉辦日期：2012年10月13-15日）；後收錄《東亞文獻研究》總頁11輯，2013年6月），頁70-76；又收入《群書校補（續）》（新北市：花木蘭文化出版社，2014年），頁2235-2241。

⁵¹ 參見蕭旭：〈《越絕書》古吳越語例釋〉，收入《群書校補（續）》（新北市：花木蘭文化出版社，2014年），頁2013。

⁵² 《類聚》卷8引作庾闡《海賦》「硃璫」作「碎璫」，「碎」是「硃」形誤。

⁵³ 宋巾箱本此處殘缺，四部叢刊景巾箱本據澤存堂本配補，江蘇教育出版社景巾箱本據鉅宋本配補。

- (二) 治《篇》、《韻》者，方成珪、鄧顯鶴、黎庶昌、黃侃、胡吉宣、葛信益、范祥雍、趙振鐸、徐朝東諸家於「稂」字並無說。⁵⁴《廣韻》「稂，稂稂」條，趙少咸以黎氏《古逸叢書》覆宋本作底本，校記云：「『稂』原誤『稂』，曹本誤『稂』，餘本誤『稂』，依泰定本及本韻阻力切『稂』注正。《龍龕手鑑·禾部》：『稂，音側，稂稂，禾密滿也。稂，音逼，稂稂。』」又左側校記云：「《玉篇·禾部》：『稂，丕力切，稂稂，滿兒。』」⁵⁵周祖謨以張氏澤存堂本作底本，校記云：「稂，段改作『稂』，是也。下文『稂』注云『稂稂』，是其證。《唐韻》五代刻本韻書並作『稂』。」⁵⁶余迺永亦以澤存堂本作底本，眉批云：「《唐韻》、鉅宋本、元泰定本作『稂稂』，合《玉篇》。『稂』字誤。」⁵⁷蔡夢麒亦以澤存堂本作底本，校記云：「稂稂，原作『稂稂』，據鉅宋本、元泰定本及《玉篇》改。本韻阻力切作『稂稂』，不誤。」⁵⁸裴務齊《切韻》「稂稂」，楊寶忠校「稂」作「稂」。⁵⁹P.2014《切韻》「稂」，龍宇純據S.6013《切韻》及《裴韻》、《蔣韻》校作「稂」，關長龍從其說，指出「稂稂」為連綿詞。⁶⁰
- (三) 從𥝌之字不能讀阻力切，諸家校作「稂稂」不確。「稂」當是「稂」形誤，P.2014《切韻》及南山書院刊本、曹本《廣韻》不誤，獨可寶貴；而趙少咸、龍宇純說以不誤為誤，偵矣，非版本多者即勝也。〔明〕章黼《重訂直音篇》卷四：「稂，稂稂，禾𥝌（密）兒。」明人所據本作「稂」亦不誤。王念孫《廣雅疏證》、鄭珍《說文新附考》、錢繹《方言箋疏》引《玉篇》都徑正作「稂稂，滿兒」，⁶¹得之矣。《裴韻》之「稂」，亦「稂」形誤，⁶²楊

⁵⁴ 方成珪：《集韻考正》，卷10，收入《續修四庫全書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2年），第253冊，頁363。鄧顯鶴：《玉篇校刊札記》，道光三十年東山精舍本，頁21-22。黎庶昌：《宋本《廣韻》校札》，《古逸叢書》之十二，《覆宋本重修廣韻》附錄，頁13。黃侃：《黃侃手批廣韻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06年），卷5，頁614。胡吉宣：《玉篇校釋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9年），頁2959。葛信益：《《廣韻》謁奪舉正（增訂稿）》，收入《廣韻叢考》（北京：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，1993年），頁73-74。范祥雍：《《廣韻》三家校勘記補釋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11年），頁321。趙振鐸：《集韻校本》（上海：上海辭書出版社2012年），卷10，頁1560、1571。徐朝東：《蔣藏本《唐韻》研究》（北京：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年），頁102。

⁵⁵ 趙少咸：《廣韻疏證》（成都：四川巴蜀書社，2010年），卷5，頁3547。

⁵⁶ 周祖謨：《廣韻校本》（下冊）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04年），卷5，頁572。

⁵⁷ 余迺永：《新校互注宋本廣韻（定稿本）》（上海：上海人民出版社，2008年），卷5，頁528。

⁵⁸ 蔡夢麒：《廣韻校釋》（長沙：嶽麓書社，2007年），頁1248。

⁵⁹ 楊寶忠：《疑難字續考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11年），頁27。

⁶⁰ 龍宇純：《唐寫全本王仁昫刊謬補缺切韻校箋》（香港：香港中文大學，1968年），卷5，頁722。關長龍說見張涌泉主編：《敦煌經部文獻合集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08年），第7冊，頁3530-3531。

⁶¹ 王念孫：《廣雅疏證》，收入徐復主編：《廣雅詁林》（南京：江蘇古籍出版社，1992年），頁21。鄭珍：《說文新附考》，卷1，附鄭知同按語，收入《續修四庫全書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2年），第223冊，頁276。錢繹：《方言箋疏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4年），卷6，頁399。

寶忠說未得。

𥝌聲字與𠂔聲、仄聲、則聲相通⁶³，「稷」是「側」、「仄（厓、昃、吳）音轉。《易·豐》彖曰「日中則昃」，《釋文》本作「吳」，云：「吳，孟作稷。」P.2014《切韻》「稷」、「稷」必是一字復出，其左旁是「禾」，右旁是「吳」，即「稷」字，據此，可以決斷「稷」是「稷」形誤，無庸疑也。此「稷」與「社稷」之「稷」是同形異字，《廣韻》所見一本從吳作「稷」，正與《切韻》相合。馬王堆帛書《陰陽十一脈灸經》甲本：「〔不〕可以反稷。」帛書乙本「稷」作「則」。《史記·秦本紀》「（秦）昭襄王」，《索隱》：「名則，一名稷。」《御覽》卷八一引《尚書中候考河命》：「舜至于下稷，榮光休至。」注：「稷，讀曰側下之側。」《初學記》卷六引《尚書中侯》：「至于下稷，赤光起。」宋均注：「稷，讀曰側。」《文選·赭白馬賦》李善注引宋均注：「稷，側也。」《史記·田敬仲完世家》：「齊稷下學士復盛。」《索隱》：「蓋因側系水出，故曰稷門。古側、稷音相近耳。」《吳越春秋·夫差內傳》：「不知螳螂超枝緣條，曳腰聳距，而稷其形。」宋本「稷」作「稷」。孫詒讓曰：「稷當讀為側，『側』、『稷』聲近段借字。」⁶⁴《慧琳音義》卷二四：「稷塞：上楚力反，毛詩《傳》曰：『稷稷，猶側側也。』按：稷塞，人稠也。」又卷七八：「稷塞：上音側。」《集韻》：「厓，《說文》：『日在西方時側也。』引《易》『日厓之離』。或作吳、昃、稷。」此皆「側」、「稷」同音之證。專字亦作「稷」，⁶⁵《玉篇》：「稷，稠稷也。」《集韻》、《類篇》：「稷，禾稠兒。」「稷稷」是「偏側」、「逼側」轉語，狀禾逼迫滿密之貌。「偏（逼）側」也作「偏仄」，音轉亦作「偏（逼）窄」，古音乍聲、則聲亦相通。⁶⁶東漢《華山亭碑》「齋室逼窄」，又「處所逼窄」。「偏（逼）側」又音轉作「偏（逼）塞」，《易·井》「為我心側」，馬王堆帛書本「側」作「塞」，上博楚簡（三）本作「塞」。是其音轉之證。「塞」即「穽」通用俗字。《說文》：「穽，室也。」又「穽，實也。」

（四）《史記·司馬相如傳》《上林賦》「湑測泌瀨」，《索隱》引司馬彪曰：「湑測，

⁶² 「稷」、「稷」形近易譌。睡虎地77號漢墓殘簡「社稷」，馬王堆帛書《周易》「日稷之羅（離）」，漢《靈台碑》「日稷不夏」，「稷」是「稷」形誤，即「稷」，今本《易·離》作「昃」。帛書《五星占》「黍稷之匿」，「稷」是「稷」形誤。張家山漢簡《脈書》「不可以反瘦」，「瘦」是「瘦」形誤。《莊子·則陽》《釋文》：「稷稷：一本作稷。」都是其例。

⁶³ 相通之證參見張儒、劉毓慶：《漢字通用聲素研究》（太原：山西古籍出版社，2002年），頁68。

⁶⁴ 孫詒讓：《札迻》卷3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9年），頁85。

⁶⁵ 參見胡吉宣：《玉篇校釋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9年），頁2955。

⁶⁶ 相通之證參見張儒、劉毓慶：《漢字通用聲素研究》（太原：山西古籍出版社，2002年），頁372。

相迫也。」《漢書》、《文選》「湑測」作「倮側」，李善注引司馬彪曰：「倮側，相迫也。」《玉篇》：「湑，音逼，湑沔，水驚涌貌。」《廣韻》：「湑，湑沔，水驚起勢也。」又「沔，阻力切，湑沔，水勢。」《集韻》：「湑，湑沔，水驚涌兒。」禾之逼迫滿密曰「稻稷」，水之逼迫激涌曰「湑測」、「湑沔」，都是「倮（逼）側」改易義符或聲符的分別字。此可以同源詞判定「稻稷」為正，無所疑也。

五 《玉篇》「𠂔」字校正

（一）影澤存堂本《宋本玉篇》：「𠂔，居偃切，難也，吃也，或作譴。」此字從千作「𠂔」。胡吉宣曰：「《切韻》：『𠂔，吃也。』𠂔、吃聲之轉。」⁶⁷胡氏所引《切韻》，不符合《切韻》字形，所說聲轉亦無據。P.2011王仁昫《刊謬補缺切韻·阮韻》：「𠂔，居偃反，吃。」細審圖版，左旁是「干」字，姜亮夫摹本作「𠂔」，⁶⁸周祖謨校錄本作「𠂔」，⁶⁹皆符合字形。關長龍改「𠂔」作「𠂔」，云：「『𠂔』字《王二》、《廣韻》、《集韻》皆作『𠂔』，《玉篇》作『𠂔』形，後者於形聲構字理據為洽，茲據校改。」⁷⁰關長龍改字不合古音通轉，因此不合形聲構字理據。關氏改字從「千」得聲，「千」字不得收入阮韻，此不思之甚矣。關氏所謂《王二》，指北京故宮博物院舊藏王仁昫《刊謬補缺切韻》，圖版作「𠂔」。⁷¹《廣韻·阮韻》：「𠂔，𠂔吃語也。」各版本皆同，《五音集韻·阮韻》亦同。《漢語大字典》引《廣韻》誤作「𠂔」字。⁷²《集韻·阮韻》：「𠂔，紀偃切，難也。」各版本皆同，《類篇》亦同。《集韻·獮韻》：「𠂔，九件切，力也。」各版本皆同，《類篇》亦同。「九件切」亦是「蹇」音，「力」謂說話困難用力，與訓「難也」、「吃也」不殊。其字左旁明顯是「干」。《篆隸萬象名義》：「𠂔：難，吃，譴。」所據是原本《玉篇》，字當定作「𠂔」，而呂浩《篆隸萬象名義校釋》錄作「𠂔」，⁷³誤矣。此字是口吃義，乃「譴」、「謫」異體字，當據《王二》、《廣

⁶⁷ 胡吉宣：《玉篇校釋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9年），頁1597。

⁶⁸ 姜亮夫：《瀛涯敦煌韻輯》，卷5，收入《姜亮夫全集》（昆明：雲南人民出版社，2002年），卷9，頁160。

⁶⁹ 周祖謨：《唐五代韻書集存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3年），頁391。

⁷⁰ 張涌泉：《敦煌經部文獻合集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08年），第6冊，頁3042。

⁷¹ 周祖謨：《唐五代韻書集存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3年），頁478。

⁷² 《漢語大字典》，「𠂔」、「𠂔」二字條（新北市：崇文書局、成都：四川辭書出版社，2010年），第二版，頁354、399。

⁷³ 呂浩：《篆隸萬象名義校釋》（上海：學林出版社，2007年），頁115。

韻》等從干作「𠂔」。「𠂔」從干得聲，從力得義，是形聲字。高麗藏本《慧琳音義》卷一三：「𠂔吃：上建偃反。《方言》：『𠂔亦吃也。』或從干作𠂔，或作𠂔，用並同。」⁷⁴慧琳明確指出字從干作「𠂔」，尤為切證。《改併五音類聚四聲篇海》作「𠂔」，《重刊詳校篇海》作「𠂔」，《篇海類編》作「𠂔」，字亦不誤。高麗本《龍龕手鏡》：「𠂔，居偃反，𠂔吃語也。」續古逸叢書本作「𠂔」，光緒壬午年樂道齋本作「𠂔」，亦是「𠂔」字；四庫本作「𠂔」，早稻田大學藏本作「𠂔」，朝鮮本作「𠂔」，則皆誤作「𠂔」字。《新修篆音引證群籍玉篇》作「𠂔」，《字彙》作「𠂔」，《音釋五侯鯖字海》作「𠂔」，《新校經史海篇直音》作「𠂔」，《正字通》作「𠂔」，皆誤從干作「𠂔」。《正字通》張氏按語云：「《說文》：『吃，言蹇難也。』史傳作『吃』，亦作『𠂔』，亦通。俗作『𠂔』。『𠂔』同『𠂔』。並非。」張氏說「𠂔」是「吃」俗字，尤為臆說無據。後世字書，如《康熙字典》、《中華大字典》、《中文大辭典》、《漢語大字典》、《中華字海》皆照鈔《玉篇》，字從干作「𠂔」，⁷⁵皆誤矣。桂馥引《玉篇》、《廣韻》從干作「𠂔」不誤。⁷⁶

- （二）《玉篇》指出「𠂔，或作𠂔」，古音「干」、「寒」相通轉，故「𠂔（𠂔）」字可以易其聲符從干作「𠂔」也。《釋名》：「寒，捍也，捍格也。」《清華簡（七）》《子犯子餘》簡7有人名「𠂔𠂔」，整理者曰：「𠂔，從邑，干聲，讀為蹇。」認為「𠂔𠂔」即「蹇叔」，⁷⁷其說是也，《韓子·難二》：「蹇叔處干而干亡，處秦而秦霸。」蹇叔曾居處於干（𠂔）地，因稱作「干（𠂔）叔」，音轉則作「蹇叔」。《易》之「蹇」卦，馬王堆帛書本作「蹇」，上博簡（三）《周易》簡35作「𠂔」。上博簡（二）《子羔》簡12：「冬見笑，𠂔而薦之。」張富海讀𠂔為𠂔，劉信芳、白於藍皆從其說。⁷⁸此皆其音轉之證。

- （三）高麗藏本《玄應音義》卷九：「𠂔吃：古文𠂔、𠂔（蹇）二形，今作蹇。《聲類》作𠂔，又作𠂔，同，居展反。《通俗文》：『言不通利謂之𠂔吃。』」高

⁷⁴ 高麗藏本《慧琳音義》，卷13，收入《中華大藏經》（漢文部分）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93年），第57冊，頁645。

⁷⁵ 《康熙字典》（上海：同文書局本），頁146。《中華大字典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78年），頁137。《中文大辭典》（臺北：華岡出版部，1979年），頁1838。《漢語大字典》（新北市：崇文書局、成都：四川辭書出版社，2010年），第二版，頁399。《中華字海》（北京：中國友誼出版公司，2000年），第2版，頁194。

⁷⁶ 桂馥：《說文解字義證》，齊魯書社1987年），頁129。

⁷⁷ 《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》（七）（中西書局，2017年），頁96。

⁷⁸ 張富海：〈《上博簡》〈子羔〉篇「后稷之母」節考釋〉，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網站，發表日期：2003年1月17日；又刊於《上博館藏戰國楚竹書研究續編》（上海：上海書店出版社，出版社2004年），頁49。劉信芳：《楚簡帛通假彙釋》，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年），頁332。白於藍：《簡帛古書通假大系》（福州：福建人民出版社，2017年），頁1212。

麗藏本《慧琳音義》卷四十六轉錄「𠂔」作「𠂔」，⁷⁹海山仙館叢書本分別作「𠂔」、「𠂔」，⁸⁰磧砂大藏經本作「𠂔」⁸¹，永樂北藏本（在卷十）作「𠂔」，⁸²金藏廣勝寺本作「𠂔」⁸³，金剛寺藏本作「𠂔」，⁸⁴七寺藏本作「𠂔」。⁸⁵海山仙館叢書本《玄應音義》卷二一：「𠂔吃：居展反。《通俗文》：『言不通利謂之𠂔吃。』古文作𠂔、𠂔二形，非是。又作刊，同，居展反。」其中「刊」字，高麗藏本、金藏廣勝寺本作「𠂔」，⁸⁶磧砂大藏經本、永樂北藏本（在卷二二）作「切」，⁸⁷金剛寺藏本作「𠂔」，⁸⁸七寺藏本作「𠂔」。⁸⁹洪亮吉曰：「又作『刊』，未詳。《玉篇》有『刊』字，音七見切，解曰『切也』，從刀從千，與『刊』字異，然亦與『蹇』義不合，不知何字之誤耳。」⁹⁰許瀚曰：「刊，南本作『切』，亦非。」⁹¹洪說全誤。許氏知其字誤，而未指出何字之誤。「刊」乃「𠂔」字異體字，諸字皆「𠂔」形譌字。徐時儀整理本以高麗藏本作底本，各卷皆作「𠂔」字，⁹²而無校語，是亦不知其字誤也。《漢語大字典》謂「𠂔」是「𠂔」譌字，⁹³亦未得。

⁷⁹ 高麗藏本《慧琳音義》，卷46，收入《中華大藏經》（漢文部分）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93年），第58冊，頁333。

⁸⁰ 清道光二十五年海山仙館叢書本《玄應音義》，卷9，收入《續修四庫全書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2年影印），第198冊，頁108。

⁸¹ 磧砂大藏經本《玄應音義》，卷9，收入《大藏經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1年影印），第97冊，頁269。

⁸² 永樂北藏本《玄應音義》，卷9，收入《永樂北藏》（北京：線裝書局，2000年影印），第175冊，頁480。

⁸³ 金藏廣勝寺本《玄應音義》，卷9，收入《中華大藏經》（漢文部分）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93年），第56冊，頁958。

⁸⁴ 金剛寺藏本《玄應音義》，卷9，收入國際佛教學大學院大學日本古寫經研究所編：《日本古寫經善本叢刊》（日本：國際佛教學大學院大學學術フロンティア實行委員會，平成十八年〔2006〕影印），第1輯，頁176。

⁸⁵ 七寺藏本《玄應音義》，卷9，收入國際佛教學大學院大學日本古寫經研究所編：《日本古寫經善本叢刊》（日本：國際佛教學大學院大學學術フロンティア實行委員會，平成十八年〔2006〕影印），第1輯，頁843。

⁸⁶ 高麗本、金藏廣勝寺本《玄應音義》，卷21，並收入《中華大藏經》（漢文部分）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93年），第57冊，頁67、349。

⁸⁷ 磧砂大藏經本《玄應音義》，卷21，收入《大藏經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1年影印），第97冊，頁448。永樂北藏本《玄應音義》，卷21，收入《永樂北藏》（北京：線裝書局，2000年影印），第175冊，頁821。

⁸⁸ 金剛寺藏本《玄應音義》，收入國際佛教學大學院大學日本古寫經研究所編：《日本古寫經善本叢刊》（日本：國際佛教學大學院大學學術フロンティア實行委員會，平成十八年〔2006〕影印），卷21，頁424。

⁸⁹ 七寺藏本《玄應音義》，收入國際佛教學大學院大學日本古寫經研究所編：《日本古寫經善本叢刊》（日本：國際佛教學大學院大學學術フロンティア實行委員會，平成十八年〔2006〕影印），卷21，頁1074。

⁹⁰ 清道光二十五年海山仙館叢書本《玄應音義》，卷21，收入《續修四庫全書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2年影印），第198冊，頁239。

⁹¹ 許瀚：《一切經音義校勘記》，《河南圖書館館刊》，第1期（1933年），頁99。

⁹² 徐時儀：《一切經音義三種校本合刊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8年），頁196、434、1311。

⁹³ 《漢語大字典》（新北市：崇文書局、成都：四川辭書出版社，2010年），第二版，頁354。

（四）《可洪音義》卷二六《大唐西域記》卷八：「捷對：上居偃反，難也，誰也，又吃也，正作捷、捷、**𢦏**三形也。」「**𢦏**」亦當隸定作從干的「𢦏」字。古音干、建相通，《說文》「𢦏」或體作「𢦏」，是其例也。古音建、寒亦相通，⁹⁴故「捷」、「捷」、「𢦏」三字都可是「𢦏（𢦏）」借音字。至於「捷」字，《大唐西域記》卷八作「捷」，鄭賢章據文義是難以對論之義，認為「捷」、「捷」都是「捷」形譌，引《廣韻》「捷，難也」為證。⁹⁵鄭說可備一通，可洪說「捷」讀居偃反，即是「捷」字讀音，但鄭氏「**𢦏**」隸定作「𢦏」則誤。《廣韻》「捷」訓難，本於P.2011王仁昫《刊謬補缺切韻·阮韻》「捷，難也」，「捷」即「捷」，也是「𢦏（𢦏）」或「蹇」借字，指言難或行難，鄭氏尚未探本。《可洪音義》卷二八：「擔捷：下力蹇反，正作捷。」《續高僧傳》卷二六正作「擔捷」，亦是「捷」、「捷」相譌之例。還有一種可能，「捷」訓難，是「連」增旁字。《易·蹇》：「往蹇來連。」王弼注：「往來皆難，故曰往蹇來連。」《釋文》：「連，力善反，馬云：『亦難也。』」《莊子·大宗師》：「連乎其似好閉（閑）也。」⁹⁶《釋文》引崔譔曰：「蹇連也，音輦。」此二例形容行走之難。《易林·乾之乾》：「道陟石阪，胡言連蹇。」《論衡·物勢》：「亦或辯口利舌，辭喻橫出〔者〕為勝；或詘弱綴跲，蹇蹇不比者為負。」「蹇」是「連」加旁俗字，此二例「連」、「蹇」都形容言語不利。「連」訓難，當讀為遴，《說文》：「遴，行難也。《易》曰：『以往遴。』」今本《易·蒙》作「以往吝」，「吝」亦借字。《廣雅》：「遴，難也。」

參考文獻

白於藍：《簡帛古書通假大系》，福州：福建人民出版社，2017年。

蔡夢麒：《廣韻校釋》，長沙：嶽麓書社，2007年。

戴震：《方言疏證》，《戴震全集（5）》，北京：清華大學出版社，1997年。

鄧顯鶴：《玉篇校刊札記》，道光三十年東山精舍刻本。

⁹⁴ 參見蕭旭：《〈史記〉校札》「『高屋建瓴』解詁」條，收入《群書校補（續）》（新北市：花木蘭文化出版社，2014年），頁1986-1991。

⁹⁵ 鄭賢章：《〈新集藏經音義隨函錄〉研究》（長沙：湖南師範大學出版社，2007年），頁234-235。

⁹⁶ 武延緒曰：「閉疑當為閑，姚姬傳本正作閑。王弼秋曰：『閉當作閑。』」王叔岷曰：「錢《纂箋》引姚鼐曰：『閉當作閑。』案『閑』與下文『言』為韻。『閑』亦有閉義。蹇連與閑閉，義正相應。」武延緒：《莊子札記》（永年武氏壬申歲刊所好齋札記民國21年刊本），頁19。王叔岷：《莊子校詮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07年），頁218。

- 段玉裁：《說文解字注》，丁福保：《說文解字詁林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8年。
- 范祥雍：《〈廣韻〉三家校勘記補釋》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11年。
- 方以智：《通雅》，《方以智全書》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8年，第1冊。
- 方成珪：《集韻考正》，《續修四庫全書》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2年，第253冊。
- 葛信益：《〈廣韻〉譌奪舉正（增訂稿）》，《廣韻叢考》，北京：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，1993年。
- 桂馥：《說文解字義證》、《說文段注鈔案》，丁福保：《說文解字詁林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8年。
- 郝懿行：《證俗文》，《續修四庫全書》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2年，第192冊。
- 黃生、黃承吉：《字詁義府合按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54年。
- 黃丕烈：《隸釋刊誤》，《中華漢語工具書書庫》，合肥：安徽教育出版社，2002年，第40冊。
- 黃侃：《說文同文》，《說文箋識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06年。
- 黃侃：《黃侃手批廣韻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06年。
- 胡吉宣：《玉篇校釋》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9年。
- 蔣冀騁：《段注改篆評議》，長沙：湖南教育出版社，1993年。
- 江沅：《說文釋例》，丁福保：《說文解字詁林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8年。
- 龍宇純：《唐寫全本王仁昫刊謬補缺切韻校箋》，香港：香港中文大學，1968年。
- 黎庶昌：《宋本〈廣韻〉校札》，《古逸叢書》之十二《覆宋本重修廣韻》附錄。
- 羅君惕：《說文解字探原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13年。
- 盧文弨：《重校〈方言〉》、《〈方言〉校正補遺》，《叢書集成初編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5年，第1180冊。
- 呂浩：《篆隸萬象名義校釋》，上海：學林出版社，2007年。
- 劉信芳：《楚簡帛通假彙釋》，北京：高等教育出版社，2011年。
- 馬敘倫：《說文解字六書疏證》，上海：上海書店，1985年。
- 鈕樹玉：《說文新附考》，《續修四庫全書》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2年，第213冊。
- 鈕樹玉：《說文解字校錄》、《段氏說文注訂》，丁福保：《說文解字詁林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8年。
- 錢大昕：《說文答問》，丁福保：《說文解字詁林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8年。

- 錢大昭：〈廣雅疏義〉，徐復主編《廣雅詁林》，南京：江蘇古籍出版社，1992年。
- 錢大昭：《漢書辨疑》，《叢書集成初編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5年，第164冊。
- 錢 繹：《方言箋疏》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4年。
- 孫詒讓：《札迻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9年。
- 王念孫：〈廣雅疏證〉，徐復主編：《廣雅詁林》，南京：江蘇古籍出版社，1992年。
- 王玉樹：《說文拈字》，《四庫未收書輯刊》，北京：北京出版社，1997年，第9輯第2冊。
- 王 筠：《說文解字句讀》、《說文釋例》，丁福保：《說文解字詁林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8年。
- 王 寧整理：《章太炎說文解字授課筆記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10年。
- 王先謙：《漢書補注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3年。
- 王叔岷：《史記斟證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07年。
- 汪繼培、彭鐸：《潛夫論箋校正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5年。
- 武延緒：《莊子札記》，永年武氏壬申歲刊所好齋札記民國21年刊本。
- 蕭 旭：《群書校補續》，新北市：花木蘭文化出版社，2014年。
- 蕭 旭：《〈說文〉疏證（二則）》，《中國文字》二〇一九年冬季號（總第二期），臺北：萬卷樓圖書公司，2019年12月。
- 徐 鍇：《說文解字繫傳》，丁福保：《說文解字詁林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8年。
- 徐承慶：《說文解字注匡謬》，丁福保：《說文解字詁林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8年。
- 徐 灝：《說文解字注箋》，丁福保：《說文解字詁林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8年。
- 徐時儀：《一切經音義三種校本合刊》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8年。
- 楊寶忠：《疑難字續考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11年。
- 余迺永：《新校互注宋本廣韻（定稿本）》，上海：上海人民出版社，2008年。
- 章太炎：《新方言》，《章太炎全集（7）》，上海：上海人民出版社，1999年。
- 張舜徽：《說文解字約注》，上海：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，2009年。
- 張涌泉主編：《敦煌經部文獻合集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08年，第6、7冊。
- 張 儒、劉毓慶：《漢字通用聲素研究》，太原：山西古籍出版社，2002年。
- 趙少咸：《廣韻疏證》，成都：巴蜀書社，2010年。

趙振鐸：《集韻校本》，上海：上海辭書出版社，2012年。

鄭 珍：《說文新附考》，《續修四庫全書》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2年，第223冊。

周祖謨：《廣韻校本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04年。

周祖謨：《唐五代韻書集存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3年。

朱駿聲：《說文通訓定聲》，丁福保：《說文解字詁林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8年。

朱 珣：《說文假借義證》，丁福保：《說文解字詁林補遺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8年。